

我的母亲 喜进花

马金莲 著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我的母亲喜进花/马金莲著. —合肥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，2020. 6
ISBN 978-7-5396-4101-0

I. ①我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273766 号

出 版 人：段晓静

责任编辑：汪爱武

装帧设计：观止堂_未泯

出版发行：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：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：230071

营 销 部：(0551)63533889

印 制：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(0551)65859551

开本：880×1230 1/32 印张：10.125 字数：250 千字

版次：2020 年 6 月第 1 版 202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：45.00 元(精装)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目录

— 底色	1
— 冯家堡子	65
— 人妻	103
— 我的母亲喜进花	197
— 义诊	296

底色

双膝落地,和瓷砖地面缓缓接触,这一刻,我在努力回想,距离我上次踏进这座四合院,中间过去了多长时间。

妈——马兰喊。

马兰的声音有点假。至少,和进门前跟我商量的时候不一样,那种激动、感慨,全没了,藏起来了。眼前的她完全是一个孝顺、懂事又贴心的乖女儿。她仰起脸,注视着高处的张桂香。我看不到马兰的脸,看不到此刻她脸上的表情,只能看到一个侧面。侧影自然楚楚动人。炫白的小圆帽,戴在高高盘在脑后的发髻上,鬓发乌黑油亮,发丝下的耳朵小巧、玲珑,宛如白玉雕刻的一朵雪白的莲花镶嵌在那里。脖子细而长,肌肤细腻白嫩。

出嫁并且怀孕生育后,这个原本长相就俊俏惹眼的姑娘,更出落成了一個圆润饱满的媳妇。

这排东房是新盖的,地上的瓷磚泛出洁白的冷光。地面很凉,冰凉像细密而快速流动的水,从我双膝跪下去开始,水流就从四面八方向我聚拢,很快包围了我的脚和小腿,接着又沿我的身躯逆流而上。我的下半身正在感受着一种细碎的冰冷。

妈,你知道我们来一趟不容易,我姐她,坐了两个钟头的班车哩,她那个腰,坐班车受罪得很。马兰说。撒娇的口吻里含着一丝哀求。

我抬起的眼只看到马兰的侧影,我知道只要再抬高五厘米,就能看到张桂香的脸。但是我不抬,缓缓垂下头,收回目光,盯着眼前的地面看。眼下的时间需要这样熬过去,只有熬过去,才算是迈过了一道坎儿。这一点,来之前我就已经了然于心,所以,不急,我气定神闲地等待就是。马兰给我打过包票,说,都包在她身上,她和张桂香磨,软磨硬泡,她就不信张桂香的心不是肉长的。马兰是张桂香宠爱的女儿,既然她有信心,我只管配合就是,所以我们合谋上演了眼前这登门谢罪、跪地恳求的一幕戏。

马兰既担任导演,又亲自上阵扮演重要角色,但是我们心里都很清楚,今天的主角不是她,也不是我,而是坐在王家炕头上的张桂香。

地上摆着一双拖鞋,张桂香的。我能确定,那是一双淡红色的棉布拖鞋。

她对我,是真心好。我想起三年前的那场争吵中,张桂香还

击我的话。寥寥数语,但是,像一击闷掌,不偏不倚拍中了我的心脏,深深地伤害了我。没有流血,不见外伤,但这样的内伤才更加伤人。我认为同时被伤害的,还有马兰,还有早亡的二妹,还有被送人的四妹,当然,还有远在异乡的马忠长。

当时我号啕大哭,一种被刀刃割裂断开的疼痛在心头冲撞。也是在那一刻,我下了决心,这辈子我不会活着跨进这个家的门槛,哪怕是半步。

拖鞋不是八九块钱一双的劣质便宜货,是比较精致的那种,鞋面上有镂空的花朵形状,鞋底松软,轻便,一看就是专门从大超市里精心挑选回来的。张桂香是个不讲究生活细节的女人,在我的印象中,她总是大大咧咧,尤其她使用的东西,被褥衣着、鞋袜帽子、化妆品、小饰品,从来不知道讲究,那么这双鞋,是王福全买给她的?

没看出来啊,看着挺木讷呆板的一个人,还懂得来这一手。我在心里冷笑。

冰凉渗骨,下半身好像坐在一摊冷水里。窗外是盛夏。今年夏天要比往年热,老人们议论说这些年就没有这么热过。可这屋子里,像冰窖一样,是因为房子东西朝向采光不足,还是新盖的还没有彻底干透的缘故?抑或是房屋的构造本身就有冬暖夏凉的功能?

空气里飘浮着浓烈的卫生香味,是张桂香喜欢的丹花牌卫生香。但是遮盖不住新房子特有的潮味儿,这气味湿重冰凉。透过香味和潮味,一股淡淡的花香在空气里荡漾。我悄然歪头,

侧目打量,后墙上开着两扇大窗户,玻璃巨大,洁净明亮,玻璃后面是明媚的蓝天;蓝天下,是大团的果树,树枝贴着玻璃把大片绿荫投在窗户上。树是梨树,团团翠绿的叶丛间挂满果子。花香来自前窗。院子里红色空心砖堆砌的花形矮墙围出一个长方形大花园。花园里种满了花。刚才进门时我匆匆扫过两眼,花正开得热闹,大团大团的红黄紫缀满枝头。

肯定是王福全打理操持的结果。仅从这一点来看,王福全就把马忠长比下去了。看来张桂香的话不是自我安慰,也不全是自欺欺人,王福全这个男人,确实比马忠长强啊。就算我不愿意承认,可眼见为实,事实摆在眼前,我还能违心地说人家不好?我在心里感叹了一声。

我知道妈你也不容易,你拉扯我们姊妹,一把屎一把尿不说,你还供我们念书,姐姐能考上美院,我能念师范,都是你一年四季站在街头卖果子挣的血汗钱啊……马兰本来平静的声调,到后来陡然打了个弯儿。她哽咽,说不下去了,重重地吸了一下鼻子,不说了,从兜里摸出一片纸巾擦起了眼泪。

她真的落泪了吗?

这泪也来得太容易了吧。

我冷笑。但是,心是酸酸的,好像被人塞进了一把刚拔下的毛刺,静如止水的心池浑浊了,泛起一圈涟漪,苦苦的,涩涩的。

我怕自己一开始就在心里撑起来的那个架子,就这样开始动摇,甚而散架倒塌。不,不能受影响,不能倒,真倒了,散了,我就没有勇气继续要求张桂香跟我走了,我这一趟就白跑了,王福

全家这个门槛我就白登了，这张脸，也白舍了。

就算张桂香不容易——供我们念书那十来年确实不容易，艰难到了咬牙硬撑的地步，她确实吃尽了苦头，可现在不都过来了吗？马忠长已经这样了，难道她还和他苦苦计较，还放不下那些陈年的恩怨？不都过去了吗？不已经成为记忆里的过往了吗？

我浸泡在冰冷当中，下半身一片冰凉。上半身，尤其内心，在激烈地跳荡，冲撞，斗争，撕扯，纠结。张桂香她放不下，那么我放下了吗？是啊，我放下了吗？

我承认，我没放下，放不下，根本难以放下。如果放下了，我和马兰去看马忠长就是了，大伯为马忠长花费的医药费我们姊妹分担就是了，马忠长拖到油尽灯枯熬完最后一口气，我们姊妹再分摊埋葬费，送他入土就是了，我又何苦答应马兰，跟她再次登上了张桂香的门？要知道，这不是张桂香一个人的门啊，更是人家王福全的门，三年前，我那句愤恨决绝的话，是砸给张桂香的，也是抛给王福全的，话已出口，覆水难收。而现在，我食言了。我这是把硬撑着自已苦苦熬过三年的尊严，摘下来放在地上，让张桂香拿脚踩，更是让王福全踩啊。要不是放不下，没完全放下，我这又是何苦呢？

王福全不在现场。他很乖觉，我们姊妹一来，他打过招呼，就出去了，还把门从外头合上了，给人感觉他给予我们母女的，是最充分的空间。他的姿态也就出来了，他不参与，不搅和，完全游离，远离。这种事，是我们的家务事，他不想掺和，他完全和我们分割，山是山，水是水，尘是尘，土是土。马家的事，和王家

扯不上关系,他也不想扯上关系。正是从这一点上,我看出了这个人的厉害和老到。他的智商远远超过了张桂香。同时,也表明他没有把我们母女,尤其张桂香,当作自己人。他这是有意保持距离,留着后路。

张桂香是他的女人。他女人的前夫和前女儿,包括过去的恩怨,眼下的纠葛,以后的隐患,包括人事,还可能有钱财,他都不愿也不会插手。他完全旁观,在这一点上他愿意做个外人。

这难道能说明,像张桂香一脸幸福地向我们流露的那样,她找到了真正的幸福?遇上了全心全意爱她的男人?虽然是二婚,是石头和瓦片凑成的一家人,但不分心,不隔心,没有把她当外人?

王福全的态度,不正摆明,他事实上并没有把张桂香完全当自己人?

可怜哪,张桂香,后半辈子,你真的会幸福吗?

冰凉如水,完全浸泡着我的下半身。我能感觉到,这种冷,这种凉,已实实在在往腰上延伸。我腰不好,有腰椎间盘突出,是长期枯坐画画造成的。在美院的时候,每次写生,我都是最能坚持久坐的学生。四五个钟头,甚至大半天,一整天。只要时间允许,我都能坚持,一头扎进画作里,我就能忘了外界的干扰。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是老师最器重的学生。

世上很多的事,都是祸福相依,正负相伴,我还这么年轻,但是久坐导致的腰部毛病,已经开始折磨我了。如今不能久坐,不能负重,不能劳累,更不能受凉。这一点张桂香是知道的。现在

我双膝跪在冰冷的地上，她怎么忍心？她真的忍心？

炕上静悄悄的。张桂香一言不发，没有让我们起来的意思，甚至都不吭声。她正在干什么？在气定神闲地看着我出丑，把我当作一个大笑话看？难道说我这一跪失败了，并不会收到我预想的结果？

我不动声色，微微扭动身子，试着调整姿势。把屁股往左脚上挪挪，变跪为半坐。双腿压麻了，这一动，麻木的神经苏醒过来，一点一点醒，像有很多只蚂蚁在身体里复活、蠕动、爬行，让人难受。我咬牙忍着。

既然进了这道门，既然这一膝盖已经跪落在地，我就不能轻易收场，不能就这么承认自己失败了。我哪怕豁出这张脸，拼上吵一架，闹一场，也要为马忠长争取一回。

妈，你的不容易我们心里都记着，你生我二姐那年，冬天那么冷，租的房子是刚盖的新房，炉子一烧起来，四面墙上都渗水，你冻得棉衣棉裤外头又套着大号棉衣棉裤，我爸他拿着五百块钱，要出去为我们寻一个好点的房子，但是他一出门就把你忘了，到巷口李寡妇家躲了好几天。谁不知道李寡妇明着开一个裁缝铺，其实里头招赌博哩！等回来，他两手空着，钱输得精光。你气得哭，你迎风流泪的眼病正是那时节落下的根儿。我二姐生下来第二天，得了黄疸，没缓过来就完了，我觉得这都和他不负责任有很大的关系。

马兰说。声音愤慨，又激动。

这屋子真安静啊，静得好像屋里的人都死绝了一样。

双腿的酸麻已经不再那么钻心,向麻木过渡。我暗吸一口气,把刚刚半坐的姿势又改为全跪。

马兰一口气说完,抚着自己的双膝喘息,气息急促,显得很激动。

炕上的人依然没一点反应。

这个马兰,她的话是不是有点背离我们来之前确定好的方向呢?

虽然那时节我还小,很多事我没亲眼看到过,但是妈,我长着耳朵呢,我也有自己的脑子,有些问题我早就反复想过,他这个人,有些地方实在干得太过分。你生四妹那个冬天,他本来接了奶奶来是为伺候你坐月子的,月子里落下的病还要月子里缓呢,你生二姐落下的病,就希望生妹妹后能缓过来。可四妹一落地,他一看又不是个儿子,他心凉了,不等你出月子就把奶奶送回老家去了。到了老家也不赶紧返回来照顾你,他还有心劲在老家浪亲戚,等他一圈儿浪回来,你已经出月子了。四妹最终送人,是你做的决定,但我知道,你有你的难处,你是又病又气,赌着一口气才把四妹送人的。娃娃那么小就送人,真的送走了谁最伤心呢?还不是你这当妈的!他回来不说自己有错,还把啥错都推到你头上,说你要求高,看不起山里来的奶奶,奶奶做的饭菜你看不上,还嫌她脏。后来见到四妹他还挑拨,说奶头上的月朶儿能送人?都是你一手操作的。你是为了帮助我那不生养的大姨娘才把娃娃送人的,这件事他根本不知道。这让四妹从小就恨你,这些年都不认你这个亲妈。可是我知道,妈你有多不

容易,为了妹妹,你咽下了多少苦水,忍下了多少泪水。尤其每年妹妹的生日,你都要关上门一个人偷偷哭一场。

说到这里,马兰忽然顿住,不说了。

她在抽泣。

有风,在后面的窗户外,摇晃着果树。

我侧目看那些风。

它们顺着果树枝叶的缝隙钻过来,才发现枝叶深处,除了繁密压枝的绿叶和青果,没有它们戏耍的余地。它们慌了,忙忙掉头,往出溜,但去路找不到了。它们迷路了。迷路的风像淘气的娃娃,一刻也不愿意逗留,它们抱住果子,揪住叶片,冒失地冲撞,乱乱地摇晃,只为找到回去的路。一些风撞得太猛,裂成碎片,牺牲在路上。一些风杀出重围,重新跑出去了,带着劫后余生的喜悦,拍着小手,抓着树枝欢快地跃荡。玻璃干净得完全透明,那些叶片,一会儿正面向上,绿得发黑;一会儿又被翻个个儿,露出泛白的脊背,露出叶子下躲起来睡觉的果子。好繁密的果子,一嘟噜一嘟噜缀在叶丛间。从我这个角度望过去,只取玻璃最下面这一片,是一幅绝佳的画面。要是落在纸上,会是一幅难得的好作品。光、影、色、平面、透视,全有了。画名也有了,《硕果》。不,就一个字,《繁》。

我还没见过这么繁密又长势不错的果子。这得一个勤劳细心又懂得侍弄果木的人不厌其烦地照顾,才能结出这么满树喜人的果子。

是王福全。除了王福全,没有别人。张桂香的性子我还不

知道吗？她卖了几十年果子，靠卖果子的收入供养出了两个大学生女儿，但我能肯定，她所熟悉的打过交道的都是装在筐子里袋子里箱子里的果子，她的愿望是卖出去，高价卖，多赚几个。长在树上的果子，和结果子的树木，她侍弄不来。这方面说她一窍不通，一点都不夸张。

王福全的儿女都已经分开过了，四季守着料理这一院子花草果木的，除了这院里的主人王福全，还能有谁？

从居家过日子，从细心耐性上看，王福全是个人，能人，可是，他真是好男人好丈夫吗？换句话说，他会是张桂香这个再嫁妇女的好丈夫吗？

出水才看两腿泥。

马兰抽抽搭搭地哭着。

用纸巾擤鼻子，从一声浓重的扑通声上，我听出她确实伤心了。伤感刺激神经，清涕从鼻腔深处骤然大量分泌，塞满了鼻腔。这是情绪突然失控，辛酸难禁才会有的。

她把自己说伤心了。

我有点后悔，就不该听她的，由她带上我，来向张桂香下跪，服软，求和，取得她的原谅，达成最后的目的。马兰当时说得很有信心，她说，姐，你就放宽心，都包我身上了，凭我这几年和婆婆斗智斗勇的经验，叫我拿下一个文盲妇女，是小菜一碟。她毕竟是我们亲妈，你我是从她的肚子里爬出来的。撇过这一层，更重要的是，她能有我婆婆那黑山老妖厉害？

马兰的婆婆我自然知道，确实不是一般地厉害。但妹妹凭

着一张灵巧的八哥嘴，一手笼络人的好手腕，一边巴结，一边敲打，绵里藏针，柔中带刚，几年深入浅出你进我退地较量下来，那个出了名的刁婆子，愣是被我妹磨成了又开明又有分寸的好婆婆。

活生生的例子摆在眼前，我被马兰打动了，不由得点头答应了。我当时觉得，马兰说得很有道理。试想，当我们姊妹双双往张桂香面前一跪，加上马兰一张巧嘴连哭带说带哀求加解劝，她张桂香除非是铁石心肠，否则就没有不被打动的道理。

我甚至已经设想了接下来的场景。张桂香被马兰说动了心，软了，疼了，哭着扶起我们，把我们姊妹双双揽进怀里，剧情达到了高潮，我们母女三人抱头痛哭，热泪交流。一切前嫌在这瞬间纷纷化解，烟消云散。我们重归于好，又成了亲生母女。然后，张桂香随我们出发，我们去老家。马忠长正躺在我大伯家的土炕上，眼巴巴地等着。就这样，很多年前分离四散的一家人，重新团聚了，夫妇，母女，父女，我们在各自的生活里颠沛这些年，饱尝了各自命运里的苦和乐，最终却在父亲马忠长的老家做到了骨肉团圆。最后，马忠长在平静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

张桂香站出来，不计前嫌，以宽容大度的姿态，原谅了前夫犯下的一切过错，掏钱送他入土，还为他买牛羊等牲灵念苏热，充分彰显了一个底层妇女的最大限度的善良和淳朴。马忠长荒唐了半辈子，最后能得到这么一个结局，也算是圆满了，相信他走得也算是没有遗憾了。办完这些以后，我们再重新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，一切又回到了从前，马忠长成为我们的记忆。

还能有比这更好更理想更完满的结果吗？肯定没有。这就是最好的结局，是我们姊妹盼望的，也是马忠长老家的亲戚朋友心中期待看到的，更是马忠长弥留之际拖着一口气在等待的。

这也正是我们姊妹眼巴巴地赶去王福全家的原因。

马兰真是女人中的妖精。眼前这场表演的拿捏，从语调、音量、情绪的铺垫到渲染、流泻，都无懈可击，给人感觉算得上完美，真的十分能打动人心，让人不由得跟着她的倾诉一头扎进去，跟着气愤，感慨，怜惜，悲伤。前者是针对马忠长的，后者，则是送给被他半路抛弃的原配，我们的母亲张桂香的。

听她举出的这两个事例，就能让人想象这个男人该有多没用，而这女人又是多么遭罪。

事实确实是这样。我不可能，也不会为了什么而否认事实。马忠长和张桂香婚姻中的那些纠葛和龃龉，早就闹得亲戚朋友人人尽知，早就不是秘密，我就算再努力避讳不提，也难以掩盖真相。

问题是，马兰她严重地跑题了。

我们的计划是，劝说张桂香，说动她点头，答应跟我们走，而不是像电话里一口回绝的那样，她不去。她在电话里说，她已经和那个人分开十九年，十九年都没见面了，你姊妹几个嫁人生娃过满月那么大的事他都没来，现在凭啥叫我去看他？他凭啥？你们凭啥？

这质问，把我们问住了。我和马兰都有点傻。果不其然，被她猜准了。马兰说，咱妈的性子啊，你我还不知道吗？凭一个电

话要打动她,不可能。

打电话劝她来一趟马忠长的老家,看一眼病势沉重的马忠长,尽尽曾经夫妻一场的情分。

这主意是我想出来的。

那夜,我们两姊妹在大伯家炕头守着马忠长。马忠长已经不行了,人瘦得厉害,身子单薄得像一把干麦柴,口里剩下一口气吊着,一声短一声长,清醒的时候,睁大眼看我们,比从前大了一圈的眼瞳,雾蒙蒙的,分明是有话要说的样子。马兰趴在枕边,问他究竟有啥事要交代,还是有啥遗憾需要女儿去补过。他嗓子里呼噜呼噜响,不知道是一口痰卡着说不出来,还是不愿意说,反正我们始终听不到他交代最后要说的话。他人瘦了,眼窝陷下去,成了两个坑,眼睛就陷在眼窝里,我没有勇气和这骤然大了许多的眼睛对视。

我拉一把马兰,示意她出门。

在门外我告诉马兰,他一定是想见一个人,只是他说不出口。

啥人?

马兰好看的睫毛在扑闪。

还能有谁?我叹一口气。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女人呗。

他这辈子对不起的女人多了去了!难道都想见?

马兰忽然愤慨,愤愤地嚷。

悄点声——我赶紧制止。

马兰叹一口气。

我们都不再说话,望着远处的夜空默默想心事。

正如马兰刚才破口而出指责的那样,马忠长这人,一辈子对不起的女人,真的不止一个。结发妻子张桂香自然是一个,还有桂兰小姨娘。当年他拐走桂兰,两个人在外头过了几年日子,租房吃喝花费的就是从张桂香手里骗走的那笔存款。坐吃山空,何况那也算不上一笔巨款。他们很快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后来桂兰和张桂香和好以后,从来都没有听她们提起过马忠长这个人。他应该是这姊妹俩心里共同的禁地。不过从桂兰见到姐姐后那个伤心的模样,和她从此对姐姐毫无保留的那种好,可以看出她是后悔了的。我们是从别人的口里听到一些零碎的信息,说马忠长拐走小姨子后,还是好吃懒做,那些毛病一样不改。桂兰小姨娘不是张桂香,能心甘情愿挣钱养家还养着他?所以他们的日子注定过不下去,桂兰小姨娘走投无路,重新回到娘家是必然的结果。之后他和另一个川区女子的事情,因为离我们越来越远,所以连零碎的消息也渐渐少了。川区女子之后,他是否还有过女人,有几个,我们再也知道了。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系。多年以后再见到他,他就是这副模样了。胃癌晚期,枯瘦如柴,拖着一口气等死。说起来还是大伯仁义,他收留了这个风流荒唐了一辈子的兄弟,拉着他到处求医,等在市医院拿到癌症确诊结果后,又把他拉回老家准备给他送终。

快不行了,剩半个月的活头了。刚进门,大伯迎头告诉我。

我是大伯联系上的。他辗转打听,不知道绕了多少圈儿,托了多少人,才在邻县中学联系上一个叫马梅的女教师。